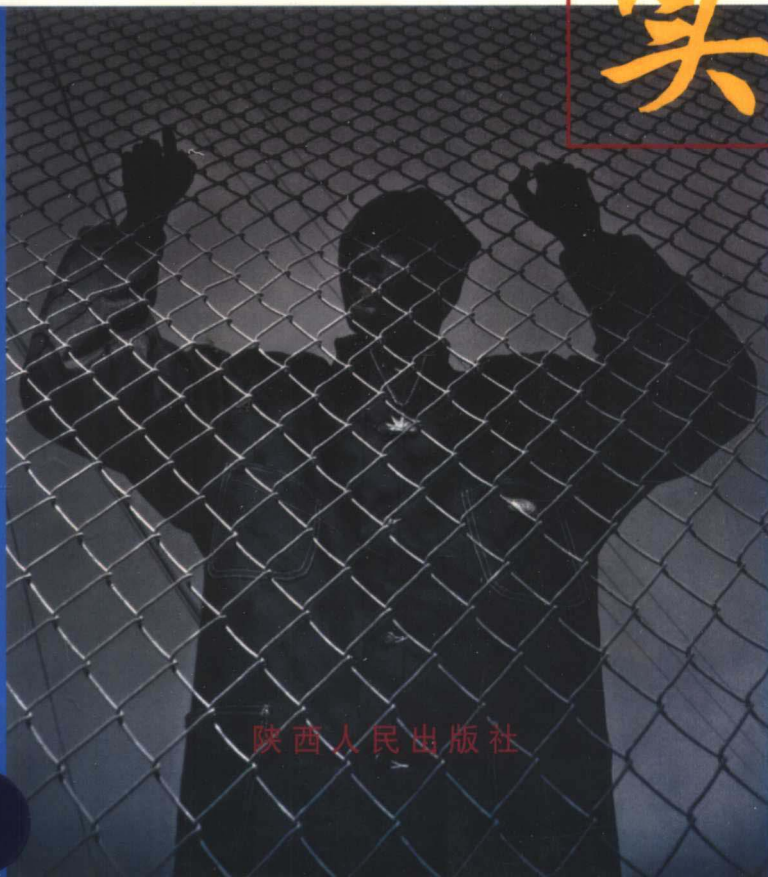


美国犯罪

● 邵城子 肖建国 屈大可 译

纪实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犯罪纪实

邵城子
肖建国 译
屈大可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美国犯罪纪实

邵城子等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益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77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 - 224 - 05310 - 4 / D · 795

定价: 15.00 元

序 言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独立宣言》的问世，把一个奇特的美利坚合众国带到了这个地球上。二百多个春秋转瞬即逝，美国一跃成为一个经济、军事、科技和政治大国，那叱咤风云的态势以及繁荣富强的景象散发出迷人的魅力，给人以祥和、美丽、温馨的遐想。但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并不完美，在花团锦簇的画面下边，演绎着一幕幕人间的悲剧，辽阔的疆域处处都笼罩着阴影。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酒吧转眼就成了血肉横飞的杀人场，朝气蓬勃、踌躇满志的莘莘学子瞬间便成了刀下鬼、枪下冤魂。警察、强盗、妓女、议员等一齐粉墨登场，把偌大的美国搅得乌烟瘴气。美国的一大批新闻记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调查，编写出了这部《美国犯罪纪实》。他们不求名垂青史，只希望能客观地反映现状，以警世人。我们把此书翻译出来，推荐给中国的读者，旨在帮助诸位全面地认识美国。

《美国犯罪纪实》称得上是一部犯罪史的百科全书，它从各个角度对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进行了记载、描述，其中也包含有残杀华人的史料。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批华人抵达美国，他们当牛作马，像奴隶一样劳作，可白人却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动辄便大开杀戒。从此，华人时时都面临着丧命的危险。根据法律，杀死中国人的罪过要比杀死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罪过轻。洛杉矶、旧金山、丹佛、西雅图、罗克斯、普林斯以及爱达荷州的皮尔斯城都发生过暴乱，疯狂地排挤和屠杀华人。这里有这样一

段对杀害华人医生葛纳同的血淋淋场面的文字描述……“他落入暴徒之手时，苦苦哀求饶命，提出用口袋里的几千元钱买下自己的性命，可暴徒们哈哈大笑，依旧把他送上了绞架。未待他最后咽气，几名妇女便冲上前把他的裤子扒下掏口袋里的钱。一名暴徒在摘取他的钻石戒指时不愿费劲，索性将他的手指一道割了下来……”一百多年过去了，成千上万被残害的华人早已化为尘埃，但美国广大善良的人民以及全体中国人都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美国自我标榜是一个法制社会，自诩法律非常健全，足以维护每一个公民的人权。但却经常爆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的丑闻，令人啼笑皆非。此书所讲述的故事有“拦路抢劫的法官”、残忍的“辛辛监狱的第一任典狱长”“法庭大屠杀”“作恶多端的警察”，如此等等，足以显示他们所自鸣得意的东西是何等虚伪和不堪一击。

译 者

1999年5月6日

目 录

恐怖犯罪

著名摇滚歌星之死	(3)
黑手党的劲敌——白手党	(8)
制作人肉香肠的商人	(10)
街头性欲狂	(12)
垃圾袋里的尸体	(22)
白色印第安人	(23)
投毒杀害亲人	(25)
发生在十二分钟内的杀人案	(26)
江洋大盗威尔科森	(29)
爱尔兰恐怖组织	(32)
罪犯之家	(34)
临刑前的忏悔	(36)
狂人克莱·艾利森	(43)
双枪匪徒艾特利	(45)
黑人凶手比尔·艾伦	(47)
黑帮头目泽里格的发迹史	(49)
理发店血案	(53)
骑士杀手阿尔曼	(55)

一个暴徒的最后结局	(57)
喝人血的恶魔	(59)
高利贷吸血鬼	(75)
奸杀妇女的凶手	(79)
阿洪遇害案	(81)
在逃的死囚	(82)
古怪的情侣杀手	(84)
这儿是屠戮生灵的战场	(89)
布法罗的罪恶街道	(92)
沼泽地的黑帮	(96)
夸恩瑞尔的情妇	(100)
惨死的黑人儿童	(105)
二号杀手	(108)
生不逢时的卡班黑帮	(110)
残忍的黑人鸨母	(112)
印第安恐怖分子	(117)
芝加哥妓女战争	(119)
独出心裁的杀人癖	(121)
血泊中的加利福尼亚	(126)
总统刺杀案的内幕	(128)
花盆里的人头	(130)
肢解人体犯	(132)
奇特的职业打手	(139)
犯罪集团的黑皇后	(150)
卢夫特汉萨航班大劫案	(152)

政界屠戮

未遂的刺杀阴谋	(157)
反对废奴的暴乱	(160)
政界大屠戮	(162)
福音派宗教领袖艾梅的失踪	(165)
刺杀林肯总统始末	(169)
美国历史上残杀华人的事件	(174)
洛杉矶华人的灭顶之灾	(177)
发生在皮尔斯城的惨案	(179)
美籍华人在罗克斯普林斯的遭遇	(181)

法与污秽

石灰窑里的刑罚	(185)
“大棍子”警官	(186)
输出少年犯	(191)
监狱里的酷刑——“打电话”	(192)
错判的死囚	(193)
滥杀无辜的执法人员	(195)
法庭大屠杀	(197)
绞架上的冤魂	(199)
美国死刑制度的演变	(204)
作恶多端的警察	(207)
美国最后一个公审的犯人	(210)
自行车警察	(212)
辛辛监狱的第一任典狱长	(213)

私刑的起源和发展	(220)
----------------	-------

校园的血

谁说在大学里可以高枕无忧	(227)
芝加哥小学爆炸案	(232)
血流成河的得克萨斯大学	(234)
学校班车上大绑票	(236)

风流罪孽

格雷特湖的风流韵事	(241)
同性恋者留下的足迹	(244)
卖淫的少女	(264)
荒诞的爱所引起的灾难	(278)
一对同赴黄泉的夫妻	(284)
妹妹的美把姐姐送进了坟墓	(286)
重婚罪	(290)
情场上的罪恶	(293)
风流医生的冤案	(296)
贪色的富翁	(298)
得克萨斯州的地下妓院	(304)
第三者导演的悲剧	(305)
花花公子遇难记	(309)
婚姻的突破口	(311)
一段离奇的风流案	(340)
拦路抢劫的执法官	(341)

其他罪案

盗墓贼	(345)
洗衣房标记猎鹰	(346)
势不两立的孪生兄弟	(348)
美国的巫术	(359)
小偷学校	(361)
藏污纳垢的雪茄店	(363)
头号女诈骗犯	(365)
飞贼	(367)
一份来自戒毒所的调查报告	(370)
“蝴蝶指”莫兰	(392)

恐怖犯罪

著名摇滚歌星之死

一颗明亮的陨星划过天边无际的苍穹，掉落在宇宙的深处——一处黑黝黝的角落。世界当代名人册上又有一个伟大的名字被遗憾地抹去。浩淼的大海停止了喧嚣，奔腾的河流停止了歌唱，无忧无虑的鸟儿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用全部的身心向一位英才、一位著名的摇滚歌星致哀。请永远记住吧，这个响亮的名字——约翰·伦农。

噩耗传开，纽约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人们低声的抽泣和撕心裂肺的哀号。再也听不到啦，那优美的歌喉；再也看不见了，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叫约翰·欣克利的年轻人悲痛欲绝，突然萌发了让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为伦农殉葬的怪念头。1981年3月的总统刺杀案就这样发生了。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欣克利在案发前录下的一段话却足能证明他对伦农的爱戴。他是这样说的：“伦农不在了，这个世界也就失去了光明。伴随我们的将是空虚、无味、痛苦和死亡。我要离开这一切，和伦农相伴于黄泉之下。忘掉我吧，同胞们！”多么荒诞的念头，多么痴情的青年，多么深沉的爱！

约翰·伦农倒在了枪弹之下，但他的歌声却永驻人间，为全人类增添财富和欢乐。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完了40年的人生

旅程。他的成就给人以鼓舞，他的道路给人以启迪。他的事业发祥于闻名全球的甲壳虫乐队。在那儿，他和音乐及歌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如今，他的歌传遍了世界各国，受到亿万听众的喜爱。一个才华横溢的歌手，正当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刻，却被一名罪恶的凶手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戴维·查普曼，这个名字将遗臭万年、遭人唾弃，就和伦农的英名流芳百世、受人推崇一样。

查普曼生于乔治亚州的迪凯特，1977年迁居檀香山。他是个忧郁的青年，不爱和人说话，但他的精神世界却非常丰富。和许多其他的小青年一样，他渴望一鸣惊人，被人们捧为英雄。就连在睡梦中，他遇到的都是拿破仑、毕加索和肖邦等世界名人。然而，他的美梦一个个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他仍作为一个无名之辈，默默无闻地在苦闷的生活中挣扎。他在一家公司当警卫，身无一技之长，还得受经理和职员们的白眼。满腹愁肠无处倾诉，他只有从音乐和歌曲中寻找慰藉。音乐使他陶醉，令他忘掉了一切。特别是约翰·伦农的歌声，更是叫人愈听愈爱听。那歌声回肠十八转，时而悠扬，时而激越，把听众带向一个广宽的境地。查普曼热爱伦农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处处模仿伦农，把他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伦农的爱妻尤果诺是个日本人，于是他也就亦步亦趋娶了一个日本人的后裔作为终生伴侣；伦农向全世界公布，他准备退出歌坛，而查普曼马上邯郸学步般做出了辞掉工作，过隐居生活的打算。他痴了，迷了，心理在点滴发生着变异。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伦农，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歌手。在他脚下仿佛铺满了鲜花，一群群美丽的姑娘环绕身旁。这时的他，一旦在电视上看到伦农的形象，就认为那是冒牌

货,而他自己才是真真实实的伦农。看到他那副疯疯癫癫的样子,妻子不胜担忧,于是建议他到精神病诊所检查一下,结果遭到的是一顿呵斥。他无可救药地发生了心理变态,认为这个世界上不能有两个伦农,必须将那个“假伦农”除掉,不能让他再败坏自己的名声。于是,一个阴谋开始在他扭曲的心房里酝酿。他先是利用工作之便,从公司偷了一支枪,然后开始筹备活动经费。无奈家中一贫如洗,且负债累累。于是他在1980年9月份卖掉了心爱的罗克威尔印刷版,获得7500美元,除过还债,还剩下5000美元。

10月5日,他到联邦航空协会打问是否允许携带手枪乘飞机。由于害怕发生劫机事件,一般是不准许带枪旅行的,所以航协的回答是否定的。查普曼一时没了主意,眼见筹措多时的计划即将破产。他怀着万般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中,无精打彩,茶饭不思。伦农的歌声这时改变了韵调,一扫昔日的魅力,十分刺耳,似乎是对他无能的嘲笑。查普曼病了,病得相当不轻,昏迷中所发的呓语全是对伦农的诅咒。他恨“假伦农”窃取了他的地位,以拙劣的歌声坏了他一世英名。不行,这个仇非报不可!

大病初愈,他便走出家门,四处打听如何才能携手枪上飞机。人在痴呆状态中,脑子往往不打弯,思想焦着在一个点上,从不往别处想想。其实,如果查普曼稍为清醒一些,乘坐别的交通工具,譬如说搭火车,就会省去许多时间,还可以免受大病的折磨。

后来,航空局的一位职员告诉他,上飞机时可以把枪藏在行李箱里(多么简单的道理),不过不能带子弹,因为在高空气流的变化会损坏子弹,甚至还可能引起爆炸。10月29日,查普曼带着支空枪飞到了纽约。

一抵达目的地，他先找了家饭店住下来，然后着手刺杀约翰·伦农的准备工作。他一路打听，来到伦农所居住的达科塔豪华公寓门前，选择行动的地点。这儿紧傍大街，道路两旁竖着两行电线杆，便于隐身。为了稳妥起见，他又巡视了周围的环境，把不远处的一条胡同作为退路。穿过这条胡同，就到了另一条繁华的大街。只要往人群里一钻，或者躲进哪家酒吧，警察要寻找凶手就犹如大海捞针了。

11月6日，查普曼到费利迪斯枪支店购买子弹，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他持的是檀香山的枪号，不能在纽约配置弹药。连着光顾了几家枪店，均未碰到好运气。

查普曼绝望了。他曾经产生了死的念头，但“假伦农”不除，他死不瞑目。眼前的道路只有一条——用匕首干掉伦农。可伦农身强力壮，那样干把握性不大，弄不好会打草惊蛇。

查普曼在纽约又滞留了几日，实在想不出良策，只好于11月12日返回檀香山家中。妻子见他郁郁寡欢，忧心忡忡，精神有些错乱，又督促他到精神病诊所看病。11月26日他和马吉吉精神病诊所约好去就诊，但却没有践约。12月6日，他再次奔赴纽约，这次携带的是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

12月8日是个寒冷的日子。凛冽的冬风呼啸着，一阵阵吹打在行人的脸上。查普曼身裹大衣，把头深深埋在衣领里，怀里揣着左轮手枪，早早地就开始在伦农的公寓大楼前等待。守门人见他行迹可疑，步上前严加盘问。查普曼说他从檀香山千里迢迢赶来，为的是一睹伦农的风采，并求他签名留念。下午约四点半钟，摇滚歌星和他的妻子尤果诺从家里走了出来。查普曼手中捧着伦农才出版的《狂想歌集》迎了上去，要求伦农为他签名。伦农签完名，带着妻子走了，而查普曼不知为什么鬼迷心

窃，竟忘了掏枪。守门人见他仍停留在原地，就过来催他从速离开。查普曼嗫嚅地说，他刚才过于匆忙，忘了求伦农的妻子尤果诺签名留念。如果有了夫妻俩的签名，他将不虚此行。

晚上 11 点钟，伦农夫妇姗姗走回家来。这时的夜幕已经非常浓重。刺骨的寒风把人们早早地赶进了房子，街面上仅有稀稀拉拉几个行人。查普曼从黑影里钻出来，喊了声伦农的名字。伦农应声转过身，查普曼向他连开 5 枪，其中有 4 颗子弹命中。伦农倒在了血泊之中，立时就咽了气。

当警察经过调查和寻找，来到查普曼下榻的饭店时，见他正在悠然自得地看萨林格的一部小说。除掉了伦农，他胸中的烦躁烟消云散，剩下的就只有安详和宁静。

1981 年 8 月 24 日，查普曼以杀人罪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这一天，出席审判会的人特别多。人们都想看看杀害伦农的凶手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伦农的崇拜者喊声极高，恨不得手刃查普曼，以安慰摇滚歌星的在天之灵。由于害怕遭到暗算，查普曼出庭时穿着防弹衣。根据纽约州的法律，他必须坐 20 年的大牢，尔后才有资格获得假释。

查普曼 26 岁，等到假释出狱后将是个年近五旬的汉子了。那时，等待他的是什么呢？